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京都大學
930488
圖書

南宋理宗年夢

前序 山隆公
信庵陳公
後序 竹溪林希
逸

佛果 佛日
大惠宗果

佛照 佛心
佛照 佛心

佛智 枯崖悟
佛智 枯崖悟

上卷 五十五章
中卷 五十一章
下卷 四十九章

枯崖和尚漫錄序

石銘偃銘愛人物崇儒教

覽於此端嘉諸老暮年靈

燕於余尤親密評商述任

石銘偃銘愛人物崇儒教

出毛句 水漫福物
五汗漫 七頁
為詩

落無歸帶道枯屋仲間
于王老歛後俱棠記徑山
此洞富於文惜早為枯崖
清苦憤於上宗有自余

喝石品夾洗玉簪花一開秋
風騷然或笑曰禪和子纔見
落花時處德寒寒無計東馳
西飛獨枯山屋坐破面恆然每

影被品上同宿月涼空
雪雨有看山相與月中耿
余出錦路報忘功延平舍
清如身稍睽元旧同枯山集

同時日之史記問去河洛山日居漢切

杜若黃切引也

古成錄源銘其其西取枚
皆有物久之安後村謂何
時者名乃去論竹路謂它
時共下僧寶傳枯山崖南

拔錄相訪適余遷充孝
寺廟司員而別以枯崖瑞
也泉南興福寺起威王為
之刊梓以叙夫多方正眼為

入後教遂致高標激貪立
儒備見乎此目思石銘
屋太白乃刻仲宣字非庵光
長品所勝安定之諸人舊

不獲及捧畫後山酬應不韻
亦不果。枯崖當按挾其
遺。集俾五燈之後
復見一燈光明燭天下。遂

度宗年号

漫錄云乎。式枯崖名
惲福之福清人。咸淳八年
仲春。北山紹隆書于鼓
山老禪庵。



門額

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昔偃溪佛智禪師住靈隱寺
客臨安相與往來神交道契
非一日知枯崖之名久矣未
曾眉毛厮結偶寓于孤因過
興福寺一見元是屋裏人恬
淡寡言真脫偃溪印子來須

聞相峯癸亥歲歸徑山夢室
哀集平昔所聞見宗宿之道
機錄示衆法法及殘編短碣
名字未至于燈者隨所筆名
曰漫錄其志有在呈似僊溪
破此敝寺下世事不盡盡是歲夏

五忽謂曰將謂所述者新紀
談雜錄資談柄耳今閱之則
異是所收機語皆有按入今
案已用筆點下餘則刻卻且
囑宜珍藏之予雖不見是錄
而未暇扣忽得起座元携元

其來過系必為錢粹請信庵一
轉語予詳復數四雖枯崖得
之所聞所見必編集成傳或
讀或拈或看語或紀實一一
自曾襟流出豈是依牽葫蘆
則知枯崖和尚所集者皆世

蘊積之美玉而非凡璞佛智
禪師所點者皆選之盤之遺
珠而非魚目予更贅語然反
生玉之瑕而為珠之類矣起
死請之力不獲已并垂一足
助彼畫蛇噫漫錄一出何異

揚雄之草玄取譏於人雖於
後世必有子雲者出咸傳王
中夏清漳信庵陳叔震序

東山



善慧軒

枯崖和尚漫錄卷上

圓通宗照庵主因木庵初到泉南館是庵二日具威
儀問曰某甲愚鈍乞師指箇見處木庵指向前香爐
曰見麼照曰見庵曰見處如何照曰某甲不會庵曰
又道見也照悚悟流汗浹背自此杜門四不出一衲
白結韻致高古莫能親踈之

前五後傳杜門字本
作嚴說文曰閉也
祝髮谷哀十三年
曰一父身祝斷也
僧削髮亦曰一

聞山禽叫省悟

慈慧祖派禪師溫陵張氏子祝髮於開元羅漢寺參
文闕西之嗣宗益餘宗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
答曰普又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瞎子作麼生會
派因措由此焦慮忘飢寢一夜坐至子刻聞山禽叫

一聲省悟。黎明求宗即說。纔入門便喚曰和尚宗曰子來作麼。派曰東家杓柄。西家杓柄。短宗曰子夜來發顛耶。派曰是和尚顛。是某甲顛。宗下禪床。擗住曰見什麼道理。派曰伏惟和尚尊。微躬請宗托開口還我前日話頭來。派作女人態。復呈頌曰。問正法眼。答曰。普瞻萬里清風。一溪明月。今香泥像留於里之。四松爲繡。欽仰焉。

黃莊定公祖。神晚尤。淡其留心禪宗。因親傳燈悟人。述偈曰。六載覺心。讀經十幾。四紙上被模糊。今朝放下。却無事。只是從前師。師在。下。立。成。爲。經。題。名。戶。

且能證此道。未許裴相與美於前矣。

浙翁佛心禪師。初到雙溪。見大慈之祖。仁公扣以當時千七百衆。咨決之。要得狗子無佛性。話畢。領去過台之報恩。求決於佛照。夜來開舉。北尊鞭影語曰。見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省悟。且日入室。悶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瑣山座本來面目。曰佛手遮不得。後隨侍證老。初於香陽。問旁僧。商量雲。明話墮語云。那裏是這僧話。墮默然。派見佛照從前機用。佛照每語又曰。我提拂術以來的契。吾機者。惟瑛尔。後佛照佛心接武。住凌雲。法席俱盛。如佛曰猶在。

時也佛心塔在潤東詳見誌銘

興化軍尉亦烈庵主本郡人號幻住叟妙年奇逸飽
叢林之樂等庵後升其庵發明心要歸鄉居虎丘巖
餘十年有山居小誦其一曰客來詢松窗幽鳥語聲
喧此意分明甚何消我語嘉定間郡守以東塔招
之不出及移錫瑞雲并東庵訖舉哀拈香云向來信
采遊江外葉風吹到明州界想若聲頭老拙庵裏遭
毒手相殞害猛虎出林不足用蜿蜒當路未為快虛
空激揚火星飛流布叢林惡孽在死中得活復歸來
冷地思量其耐耐近聞筋斗已倒翻且喜吾生平吾道

泰姓亦明以表發動仙却奉頭竹篋債人債只如佛
照和曲既然與麼口道只今是雪屈耶是屈耶
著雖非直半文誰知却有通人恐瑞香得處分明
守其志不肯應世如梨勒宰於水光林影中想見其
高風逸韻令之意消

鐵鞭部禪師因密庵開室直趨前曰箇是選擇心
空及第歸今日相見處大地起風雲作麼生是相見
底事庵不答又曰十二時中有箇漢把劍來截斷你
頭去爭奈汝何亦不答遂搬一坐具以過這家不
打更待何時亦不答沒身唱三聲喏曰捉得賊頭

五言古詩

達李願到請鈞直施方豎一奉示之曰鈞直翻筋
斗使出庵入室能言其通來有箇笑牙如翻樹已
似血盆手把一條垂簾如鐵鞭和以苦僧親遭一下
汝等諸人切須照顧自此號曰鐵鞭六年為其耆
侍者

萬庵柔禪師示教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荆棘林中
開油路掛倒藤枯句歸何處生錢掛銀被虫蛀泥盤
於下笑呵呵殺人劍與活人刀若是金毛獅子三
千里外見請記佛生曰云周行七步已入邪路日
四方開眼尿床拍天拍地有其巴鼻唯我獨尊滿是

兒孫畢竟恁他圓簡什麼良久云珊瑚枕上千行淚
半是思君半恨君問此數語履霜知冰感露知暑矣
客庵雖門戶張緊而接又甚盛豈有吞舟之鱗能漏
網耶

林堂魏禪師預木庵室一巾侍次忽達其怒曰你在
此作什麼裏將前西來意什麼生會說擬吞被劈
口打一掌且厲聲曰連消連道纔擬吞又被打一掌
忽省發汗下袖袖而去自此諸方號引法道者莫不
往參激晚住吳門里因益馳譽與白雲垂肩叢林呼
為魏白頭云

真源慧日禪師字明可方峻超卓黃龍三則云我
手佛手業經掃帚拈起便行誰分先後我則驅脚
步踏著路破虚空一任上度人人好箇生緣漏
見青天昨夜泥牛動脚帶累金剛忍與應庵見之歎
曰真黃龍的骨孫也頌竹篋子云半載出師當古
將軍走馬意蹄蹤不知打殺重城了空把軍閥不放
行大慈開曰此黃龍兒孫亦解我揚岐下說臨源
嘗問僧曰佛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如何是一
事因緣僧無語後引論而謂之曰如一顆明珠頓在
朝天門潘頭市裏千人萬人行過不見忽有一箇漢

遇着便叫云我快活只是這箇道理會麼初住柏
多福後往昇之興教明之香山乃天台萬年雪竇一
村僧嗣語言尔有木水之有本原也雪竇別住云舉
介之來收書且喜被臨安命選選出世乃寄別後所
領住持道本康安深以為慰中興起兵亂時見
知已入院人言多福政在於浙新城舊山中已成
然而已我身畔別無入甚望汝歸來奈何已出師
王印事要兩全則難矣止勉力向前行道不可恣縱
自已令厚却薄他人軟暖淡薄汝亦深悉今之位
院多如此可相信也若到秋間我定要歸天台萬年

制音別院必作長生計無因見汝且自保順世間人
情使祖道光顯至親音顯又其嗣法法常首領
愛堂妙湛禪師依水庵於杭之淨慈為水頭淨願一
日於寺前舉扇化錢忽然猛省因忘縮臂旁僧訶曰
猊子扇上有錢了通身汗出披歸白水庵而印可之
亦有頌示之云一堆屎上一尊佛放出毫光照天地
錢湯瀝炭裏生蓮只因洗面摸著鼻為首常首月
新福師王公處遊山與論契合到福以黃碑招之從
是吳門守趙公彥楠承天之請方順寂愛堂安寺人
朴野絕文飾問發語言如枯柴人不及見惜哉

臨安府徑山少林佛行菴禪師生於建之浦城徐氏
受業於夢筆峰等覺瑞世於安吉報本嗣東庵道聲
四馳未幾起住杭之淨慈上堂舉僧問益官如何是
本身廬舍那官云與我過淨鉢來僧提淨鉢至官云
復安著處著拈云益官八萬四千毛竅竅竅俱開三
百六十骨節節節欲斷可惜這僧如夢相似上堂舉
洞山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後來溍陽庵主道出同便是草大陽云不出門
亦漫漫地拈云同聲相應則不無三木老
子細檢點將來總是藤蛇繞足且利害在什麼處誰

知雲外千峰頂，別有靈松帶雨寒。上堂云：是法不可
示，言辭相寂滅。在院千萬歲，和山千萬歲。正與麼時，
釋迦老子打失鼻孔。是汝諸人還知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欲得大用，見前。直須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
霧不生。大智洞明，更非他物。這舉拂子云：看看若道
見頭上，安頭若道不見頭，頭直落畢竟如何？良久云：
洎合錯。下注脚，喝一喝。下座。既退席，過武康山，接
待寺。寧廟尤重佛法，嘉定間再得旨，董南山即詔
延和殿，登對賜號佛行禪師，金襴袈裟，舞樂至矣。
臨安府淨慈普堂充禪師。餘杭人，嗣顏萬庵風規。

賤方願切說文
賈賈賈賈賈賈
徐曰：善敗者
則資財水則水
車人車取取
常情及
頌古拓古如人便
錢不必多也

整望尊一時，頌即心即佛云：美如西子，離金鬢，嬌似
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時
山奧酒云：販海波，批入大唐，先將玳瑁埋藏，却來
伸手。從又否？蓋下難，雖有管行舉，萬歲先師有語云：
坐佛床，研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
拈云：入泥入水，則不舞先師，爭奈舞抱枯木，泥上
不回頭，草柱杖云：煇然有，不回頭，底背堂前，水子更
禮你。二拜。大渴，佛性問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
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善哉，有當語者，當自知之。
寶峰端庵主。又侍佛，照見其頌女子出定，因緣有悟。

入廁一日造丈室於座左側叉手而立少頃便出照
呼來前口有什麼辨以端叉於右側叉手而立照
端趨出照領之端怕怕如鄙人如小庵無宿給戶外
之屢常將同問如推臥印鐵牛我善招兵不出
安吉州烏回月林觀禪師純誠無綺飾禪之候制
黃氏子初為牧童後出家得度見澧州證老衲獲此
法初造室問舉語云若何轉物即是如來面前香雲
作底生轉口笑背禪者我師去後隨侍過饒之芭菴
在雲門諸嶺又十年一日外遊池行自誦云那裏是

這僧話頭處忽大改宗在徑山遇靈寂師曾有
告教之分其弟山府三斤云府上曾與寶師問
頭當的帝都丁頓呼小玉元明師以長相與師得
嘉泰間瑞雲寺因進大之師有海德住持
以不疾日猶指敬个室正其是也
師與師是事已而花月如雲下月十二日
出教卜入室海山致止其法法法法云有杜林
與杜林無杜林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無對擲下杜林危坐平句人教法法法法法法
十一間維舍利不可斗其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行馬飛初無影處鳥口更入滅桂盛開如其言此
尤見其超絕奇端明矣是荷負太夫精一力乎
曹源生禪師在仙之也示衆從朝至暮鍾魚鼓
板皆諸人發上上機了也若信得及凡沙諸佛在諸
人脚跟下時此乃千古之峰指得口裏飯拍禪床
下床真黃龍所謂如救世萬人一念不虛用耳
松源岳禪師初入關見乾元木庵父之辭去木庵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源曰裂破口琅邪道好一堆爛
柴源曰矢上加尖口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
信他口拂拂在手焉久不得驗又不得曰為人者使

博地九夫一超入中域固難矣驛人者打向西前到
不待開口已知采骨隨何難之有庵舉手曰明明向
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前年源見客軍於
衡州西山隨問即答庵笑曰黃楊禪爾後在徑山
庵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大徹乃曰今日
方知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源生烈之龍泉其氏
開法蘇臺澄照慶元間被旨住雪隱門庭西峻入
者鮮不為太器焉序松源破庵曹源萬庵豈非起中
峰之道者耶
大梅山翁祥禪師無用詞子示衆云端若示衆總支
西子吉祥山

離要棘金園旁曲據其下有人不遠往更須來喫頂
門鎖諸言賢者知其人在山規模尤過人
川林觀禪師會中有一僧見其明得眼服一指話且
曰吾老矣須得吾家語後
本夜夢聞室中有人語曰
室內舉前賢語峰公則在日湖中趨入亦豎一指
片林以杜多病者求矣
福唐山首座號寂然則飽參聯做久侍室叟於四明一
凡更感風疾累年左右相繼皆去照服勞益勤叟嘗
囑以福鮮不宜出世為入歸甲為鑑絕照首衆鼓山

復日再辭也

將送詩百首

帥李公俊以大雲師授一節以偈方奇是日朝無事
僧談禪說道德無所不備其法日新強為取地重名玷
祖燈須吸地其地無以自容人亦為之入焉半頭
原畔其故人瓜分又相與閉去此其與國無涉
時却步谷即日遁去後寓閩清白雲寺景公又數
年帥有公希靜盡禮以雪跡迎時照以平日技小由
庵主辭謝不赴師村流寓為供養以四句云道人高
卧挽不來藥療清風思歸思太守無由親問過
聊寄小師四寂照二十餘年守一破紙被見地
蓮記前而恥表據依林拔却安寂火知平不為

競名位。販賣佛祖。謂其可以少得笑。
浙翁佛心禪師示如來法。謂大本色。當流十二時中。
六根門頭。空牢牢地。如一四軒轅。皆謂胡來胡現。
來漢現。選甚其如。以眼。苦提煩惱。以至世間。夢幻。
欲逆順是非。一一眼。我。是。汙染。不得若也。六根門。
頭。鏡有。鏡中。異念。便被。許多。為障。為礙。為冤。為對。決。
得七顛八倒。凡聖。之。歧。由此。而分。為凡聖。初無。兩端。
只是一箇。了事。人了。凡。便作。聖。不。了。便是。凡。夫。凡。居。
上。云。不是。聖。人了。事。凡。夫。此。之。謂。也。既。知。得。了。更。須。
子細。不可。目前。輕。結。裹。若。箇。裏。方。要。見。人。咬。定。牙。關。

且。若。將。去。若。然。是。到。懸崖。撒手。處。正好。入。人。煙。
入。錯。錯。稱。箇。本色。道。流。不。為。分。外。忽。爾。時。緣。所。迫。
來。與。之。解。粘。去。縛。內。亦。無。愧。白。然。綽。綽。有。餘。裕。也。聞。
此。真。臨。濟。宗。骨。髓。耳。

常州華藏明極禪師。嗣。臨。自。得。事。以。詩。開。語。
拈。云。保。壽。開。堂。為。眾。說。方。三。聖。相。出。世。後。有。保。壽。
便。打。可。知。禮。也。時。有。鎮。州。一。戒。人。以。三。聖。相。出。世。後。
有。保。壽。下。座。便。歸。方。丈。千。古。叢。林。為。榜。樣。明。極。又。上。
榜。樣。得。麼。明。極。以。太。父。事。公。曾。拈。提。如。山。禪。論。兵。國。
合。孫。吳。亦。可。為。叢。林。榜。樣。

卷之三

安吉州鳳山資福院庵先禪師王氏蜀廣安新明人也
參密庵於烏目而眾入室見其為旁侍舉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忽然朗悟後隨侍過將山五載不自
覺亦未嘗得其許可遂辭歸密庵潛乘小肩輿前
詣五里袖中出語錢之曰萬里南來小菴止奔流
刀扣玄關頂門歡晴摩醯眼去住還同珠走盤破
住藥府卧龍始通法嗣書時密庵在天童謂育王
佛照曰元來川僧有道義佛照曰待你知得遲了
蓋密庵平生怕川僧不肯掛搭而佛照喜川僧堂中
太平是也

了音釘

妙峯善禪師住台州惠開禪示衆云
開爐撥盡寒灰火也無豎起拂子云拈起死柴頭上
底吹云不知誰是赤須胡
公云見說他住壞人院子原云佛法也要人撐拄在
後居臨安求教公果付下省
照於育王以風幡語直前對機佛照贈之以詩云
日為君通一線斬下截鐵起五宗妙峰劉氏
林以老劉呼之

衢州報恩百拙全禪師和州烏江人
子初有見時言夜半如白也示學者曰道人相見

週遊大地都盡是一州信到拈來信手用始知大地
一毫水又曰道人和見勿哆哆一句可以定千人得
失是非都拈却不知那事役如何能然思一其空性
絕彫飾機語皆實直故有百拙之號
野雲南禪師會哲人表衷端勁先於無用會中為圖
頭有契悟後瑞世示眾云霜風落木鴈陣驚寒生身
父母露出心肝觀音菩薩嘆霍不盡失却鼻孔且喜
諸人天下太平又云百計推量求不見而一時休法
在處逢茶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
常生一粒米是幾番過手烏庫陽波之道至大慧大

太寬通早中
先大賦性簡
直不諱權衡
貨殖不憂日
有少少課言
不少易金安
灯掃地皆能
為一嘗曰古
人有一日不
一日不念一
戶何人出重
无其志在堅
或人曰何不
左右人先走

振語言機辯齊江八月之海其能過者也無用紙以
其親切底接又亦無敢湊泊晚知付野雲也等云
真無用親切語未知孰為便也換為孫也也不悉
佛日之子孫矣

海庵淨禪師蜘蛛頌云幸遇孤危用起親一絲頭上
定乾坤非慢不是誇機變鼓與眾生斷命根為久所
誦尤能節儉省垂不勞役人亦如舜老人灰灯掃地
皆躬為之

退庵奇禪師預印別峰室子徑山別峰繞望見其來
失喜下床接之不復為眾嫌云此是清淨處眾後惟未

任清寒暑起
坐不常不致
勞今何到

進修金書

至住金山普說云便任寒暑起坐不常不致勞今何到
那堪更進前咨詢某甲等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
堪為種草若是五為寶主成法為久却較此之此為
己微證者說或者久在叢林非不用心不能得箇透
徹者過在什麼處過在信根不重半信半疑似徹不
徹只是無決定志又不能全身放下縱然放得下徹
得理路絕處情識盡處淨境不惡即覺不拍只與塵
沒在死水裏分山不了不得得往住多只向這裏看
到若能猛烈靠將去一撞撞著始得此為久在叢林
打未剝頭者說若是久入叢林兄弟信根絕處淨境

第 沒

互

此事恰似箇白練翁相似不受他人點污得
發一片誠心不願出人前唯只是要索祥學這般明
心地資之勇猛確然以生死大事為念十二時中時
時觀指巍然湛然絕無所知如晴空萬里不扣片雲荷
患口頭不出也口頭雖出無不照更口頭出時恰似
箇什麼山野老婆心切向壁面頭描出一片陳橘皮
與諸人作樣子豈不真箇是箇人地下一片
柴頭巍然巍然便道撲落非此物不真不是真箇可
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箇時節還以得麼如人
水冷暖自知法眼和尚也曾怎麼打發一四便解

物物到心上全。心物自隨。今城郭裏得者住。空山可謂真語者。實事者。當越麼時。不用求殊勝。殊勝自然至。非但壽禪師大法眼。從此至於三世諸佛。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出此者。有別證。別證即是外道法。非是佛法。金山。此心物。但恰似箇人。相似東邊說一歇。西邊說一歇。兩邊說一合。及至到家。相見。你自理會。不干媒人事。你實到家。相見。一出不便。不忍捨也。參禪學道。須到不忍捨處。衣田地。正好做工。天如人上山。冬。日。努力。為。寺。入。大。靈。結。上。大。對。錢。等。用。發。一。機。示。一。境。了。不。尋。常。止。等。音。說。恰。以。當。

別案

田立契和。似東西南北。四至。一一為。久。指出。別。等。三十餘年。坐曲。盆。床。只。得。退。庵。一。軒。足。矣。

南嶽。萬。廣。照。禪。師。淳。素。鄙。朴。以。為。佛。事。學。者。憚。之。有。二。僧。至。照。問。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一。家。有。事。百。家。忙。照。曰。相。見。底。是。阿。誰。僧。曰。某。甲。與。和。尚。照。拍。香。臺。口。向。前。是。什。麼。僧。曰。香。臺。照。曰。將。謂。收。香。猛。將。元。來。是。行。間。小。桑。僧。曰。照。便。打。問。第。二。僧。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不。得。私。力。祇。對。照。曰。聞。你。提。眾。出。院。是。否。僧。曰。和。尚。我。時。得。首。是。照。曰。近。前。來。與。你。道。僧。吐。舌。照。便。打。且。云。出。院。為。我。這。裏。無。案。

聖橋

本元字下有雲
字時字作而字
稅強下有明鑑
項用長一句樂
字下有字

無業也來亂統以柱杖遊西蜀人佛照會中號
照白眉者垂示機語不在金銀牛之下
南洲曇禪師字少雲前定府人出峽生明之伏錫
日著論發明佛初機後名曰大光明藏筆勢宏闊
未成全書而寂論禁州興云劉殿前草時聖僧項天
寒燒木佛三事併窺大聖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
雷呈靈通見突元不自為能也然時有觀顧憐怖而
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
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強是此乎也重哀卡世
廢疾之疾增損古人必効之方成大洪藥者宜用元

和津燕卡和平之福可立而侯也余兄佛智老人偶
閱此且曰學者亦宜以此用之也津燕卡謂雪白撰
金華略云初聽此書即悟後捨去依成都昭覺
徹庵而水心容也也其來從先大德於南王徑山後
見東林高庵將山慈願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則
知其涉歷尤艱辛亦同容焉而付也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佛照生於建安張氏慶
元四年開法帝之保安上堂云說則無功有過不說
又是罪過自今各宜已過無以責人之過柱杖不應
放過也要從明按詢卓柱杖云內卦已成再求外象

又卓三下占得風山小蓄變成澤風大過卓一下下
歷初預密庵法席有可紙塔藏俚頌頌云當明拈起
剪刀裁七級浮圖應手回堪笑此語多古之湘南潭
北露尸骸一眾服膺讀頌云云二十箇銅櫛一梳百
千毛髮冷颼颼雖然兩手都分付要上梁儀白點頭
讚靈照女云苦海眾生誰救汝汝街市賣茶誇不
是家貧兒子苦此心能行幾人知輩林補之嘉定間
在天童示疾等眾上堂云十方無壁底四面亦無門
洎裸裸赤洒洒沒可捉喝一喝云淺處裏來還自買
為憐松竹引清風下座入丈室端坐泊然而化壽七

十六席五十二佛果下大慧接又多如馬祖今猶
潘下為盛

順庵筆禪師在雪嶺日焚香誦云清山樸下插成州
無嫌眼裏乾坤洞中事第一空百川倒流開四
明自題取中口實盡在域中或謂師不復育竹外煙
甚惟住山無依何物繫年時被水中天不也古堂在石
翁玉和尚會中考時猶能之入僅此二語
金華元首座剛時簡嚴林林曰
與始了大事何問如何是他口口心是錦河如有是
道曰平常心是道用如何是相師西來意曰趙州道

厥聞者皆笑後有僧問如何是佛口有斗七北斗八
問如何是道曰猛火煎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龜毛長數丈佛指皆空噫若如此辨驗答話不惟
誤已靈和亦辜負前輩

蒙庵聯禪師生福州長樂朱氏少長不長無好狎年
十九依信之龜峰光祿祖二十七得度即告以欲隨
家專一俸究已期太事免以衆務爲累廣笑曰汝要
緊參禪那佛法在一切作用處尋常行履處何事
可尋即今且限一月以如不了決罰不知退以佛法
在尋常行履處爲貼於壁上脇不至席者半月庵時

時默探之見其作爲太虛烈烈念云此子豈不熱然
狂去一日間掃算有淨屋三間墮了此子詢問乃知
俗家訪吉至成舉志曰貴好與一提即與矣同十
沒有什麼事其遂以爲云云云云庵下與潘永明
許多無明煩惱甚處得來云云當當下與潘永明
禮謝辭曰呈佛曰了了了了無端去與東而去
踏破時空月一輪今萬四下門洞曉清月這鏡照正
夜三十扶曰某甲亦教和尚三十扶曰你在時節便
敢亂然自此機許與無事當此清靜時持以法
衣并偈曰月來未盡照天明時對玉宗滅世也

且曰只由不得老僧曰即今亦不少曰係麼則
二十年後此話大行曰蒼天中更不克瑞世那堪
為明庵祖後是六祖被 古住經山十歲而寂焉
虛蒙施於明庵之門燒瓦斷也如鳥窠待會通無二
登九到之勞雖白師資終今 貴如印印空了
無朕迹非介而勇願而更身之驗歟
笑翁堪禪師初遊方試問之太白無用問曰汝行脚
何取澹山僧取口行脚又問如何是行脚事翁以手
具搥之無用曰此僧敢持虎頭參堂去一日室中舉
狗子無佛性話按問曰無用衆舉竹筴分應聲曰六

周易謙卦初六
系曰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
程氏曰君子以自牧
之道自牧之自牧
自勉也

茶毒鼓毒天震地轉腦回頭極處萬里無用然多翁
平生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

自牧謙禪師西蜀人將轉喻雙徑受庵之嗣入蜀
住鳳山迂鼓山時高州文學劉鎮叔公請居最久
往洛卷一日問曰其中參得禪麼曰人人有分口其
心是佛如何是非心非佛曰不許夜行投明河上
因此留心佛法自牧從在破寮寮中問其意耳
向子何曰請和尚道自牧以拄杖起出如此為又
機者少

妙峰善禪師住杭之靈隱寺相青山鄭公因天童問

入奏勉其行客以年踰邁每向夜行不休乎述二偈
辭免一日剝啄敲門定眼開驚傳鈞翰入山來倚巖
枯木摧殘其空費陽和到一回二日昇繩墨斷已多
年老倒松根澗草邊相國恩波如海濶何妨乞與日
高眠巖枯帶祖見得面壁六費力不妄瑞岩主人翁
云即今亦不少妙峰晚年足不越限晝夜惟擁柏衣
兀坐垂示語言皆發藥人鄭公題其錄云師於佛法
中橫鶻直貫曾無留難如方圓器滿貯虛空不可乾
着如七寶山湧智慧泉悉具法味可謂知言矣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頌然蒙紫雲叢木瑞曰淨長生

真歇塔偈云歇盡真空透活潑凡影相入心
今倒指空陽斷杜宇血啼花上枝示衆云心心念念
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以無字識此語
紛纭多紛飛多處林轉轉不得要精奇
夜監起春梁勇猛切莫放意然枯破太
盡豁通宗趣可知矣有所謂世間如閻羅王
謂何上淨長後於太白山成道遊席下涅槃
哭爲龍足履蓮香入寂時得者生以去堂寶蓋鏡面
於座門口鏡面神至矣如龍
高原泉禪師公詩云瑞世慶元梨洲有潤囊鉢已

露至寶難藏。可樂則樂。願則法要。曰。我舌有八分。問。何是。則一。句。起。今。意。前。後。以。為。萬。物。又。怎。麼。去。也。問。如。何。是。境。中。人。曰。是。境。中。上。明。人。境。已。變。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且。待。臨。年。四。衆。抵。口。便。耳。
空。更。印。禪。師。誦。育。王。時。佛。照。法。席。鼎。盛。頌。善。才。昔。累。紙。空。更。有。六。童。子。繼。生。河。沙。福。聚。凜。然。氣。宇。如。王。臨。城。東。際。智。願。已。全。彰。展。轉。參。尋。知。識。不。移。寸。步。歷。遍。南。方。無。窮。事。風。高。月。冷。煙。水。渺。茫。茫。一。聲。彈。指。颯。毗。盧。樓。閣。門。戶。盡。開。張。塵。塵。頓。現。法。法。國。常。都。是。夢。中。

境界惺惺。後蒲面漸惺。歸來也。重遭摩頂。兩上。更加霜葉推。之後。空與道基間著。亦仕育王。
浙翁佛心。禪師。空。東。山。答。余。才。茂。偈。脚。書。其。闕。者。予。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願。書。云。空。本。嚴。死。間。人。今。雖。作。長。老。只。是。前。山。空。上。座。常。存。有。無。一。付。知。單。豈。敢。涉。私。盜。用。常。住。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知。已。今。之。帶。巾。披。毛。僧。所。負。者。皆。此。等。人。也。先。佛。明。言。可。不。懼。哉。願。公。勿。置。我。於。此。輩。中。則。公。之。入。帝。鄉。求。好。事。前。途。未。易。量。也。遂。耳。之。言。不。知。以。為。如。

何佛心每以此舉似於人環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
供衆之外幾如鴿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繞繞者
則通身滑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
薑煎藥並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括衆人鉢盂中
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白已非共人情又其其則
剝去搜賈玩奇廣作人情裏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
閻老子與計等哉因併錄之

臨安府淨慈退谷雲禪師初在鎮庵一大禪會中爲
侍者值其開室問國師三喚侍者谷以手拈其口又
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國師徑出後得佛照印可且

謂其幾語如雪堂行及得首住明之育王時佛照
居東庵父子相從之樂苦未有也退谷生福州閩清
黃氏

寂照明首座孤風超絕生緣福州長樂多見宗匠堂
有頌曰大事去明長考姚既明雪上又加霜雪聞三
峽猿啼苦鐵作心肝也斷腸時自浙歸國幹渴澤
頌曰劒刃翻身能有幾無端平地死人多從頭喚起
重煮過未免依前理沒他可見其人笑不肯出世終
老於白雲古寺閑房中樞相鄭公性之尚書陳公輔
居私第嘗躬謁而問道焉雲雲即謂臨印復首座曾

見事相來演祖待以父執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綱
林豈特高踞雄廣然終為累哉吾於寂照亦云
潮翁佛心禪師雙徑法席人物標異嘗撫膝云你向
者裏下得轉不空過一具有云親面相呈更無回
互有云疑殺天卡人豈被此謂不可赴口快沸智老
人時有侍旁緘嘿而已石人後為拈香大千鈞上然
當時遶天索索上言道盡不各貼地相酬只今藉路
相逢講不可得避亦無由禮拜燒香將錯就錯何故
覆水難收又云說大脫空用無轉智當時打向面前
過驚被以手一畫三十年悔不可追悞不可消曲不

可直只今白浪堆中我逃一鐵棒云莫怪拈出太
宗節家拈出一絲毫動四世界更無一絲毫疎
麤此語皆是相見時話入道時之因緣也

泉州法石隱山瑞禪師上堂云德山降如雨點臨濟
唱似雷奔隱山當時若見一時趙出三門為什麼如
此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惹此佛涅槃云我
佛本不降生今日何曾个滅若道非非滅也是眼
中着着汝諸人弊不曾畢竟與今朝作甚麼時節一
度風來一度寒一雨飲水一咽香陌上桃花紅
盡見離人眼中血垂示與此道之晉江人性記疎

好果剎白雲叢林一雲隱此下牛山原峰空退庵此
庵乃其大父云

高原泉禪師住梨洲花隱寂寥無準為首座荆叟為
維那雙杉在會下原夜坐畢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
霄何所為荆叟曰歸弄水河連底凍雙杉曰牽來好
與頂門棧原默然壯歲時已得奇退庵許與矣

丞相蔣公節居建昌時號莫齊居士婁詒光孝寺門
道於璨隱山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擬下語被明住至
偈曰眼前一座鐵壁柱天柱地黑漆今朝瓦解米消
一豎孤明歷歷又被喝出後請益符示以清素待者

語幾率悅可能入佛不能入魔然亦釋迦何已翻
看欄影倒看靴橫枯葉放恣由他入魔入佛尋常
一段風流出當家又曰姑坊酒肆的經過下由寺
羅哩哩打鼓看來君不會大家把手上高坡隱山深
首之即隱堂告衆有隱山撫鼓為證明千古叢林一
空事之句

天目禮禪師在鄒峰時佛照問雲裏風動幡動若得
如何答曰物見主眼卓堅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甚趣見祖師答曰樹倒藤連其印與叟隨後入室照後
舉前話叟答曰貪觀白浪失却手中提照曰老老本

大作者箇語話你看適來後生子下此一轉語天目
在佛照會中依止三年因不受書職過靈巖時
鈍亦舉前語答亦如前鈍曰此語只育王會中用
我昔裏飯水也未到你契在馬隊二大老接又如此
宜為萬世師也

少室助禪師在瑞巖偶鳳山彌老持松源像請贊
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話墮也大力量人搢脚不起末
為分外平生用者此兒却波鳳山捉敗瑞巖與麼索
揚也是送賊入界少室宗眼端正顯示人非徒從
事於語言之末也

四

本真書記福州朱氏子進德住寶福山主禪後出領
通參叢席有特立標行曉得天童慈航印記即歸星
之杉溪山庵居焉奉已甚約食僅足而已出外則遠
水木清華眇然絕俗雖世若將察身有制曰邪庵小
築向溪占踪跡惟饒野鹿參昨夜蒲團霜月白最憐
松葉落寒巖又曰高懸樓拂與却枝觀向陽三早費
辟此外更無親切句不知若箇解尋思豈非尚其
志者歟或議其不得激發後學為不幸予聞以樓拂
却枝示人止此足矣又何必別求語哉
秀端禪師曰大慧和尚來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

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去禮佛也是好事州云
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修行不著堂時時出禮佛余
客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大圓見曰妙
真作用不減品頭死心肯來箇確可謂光前絕後今
為敗未向必來但恐不得相見矣改云則被華山千
萬重其慧圖之果欲訪見而大圓已遷化只其錄
云七佛命朕諸相取睛但看此錄一切現成二老相
敬如此今無復見其人氣斷猶迫之為摩二大老故
無復見秀豈亦已矣因錄而識之有能於筆外著
得隻眼庶免三人證龜也

桂庵和尚漫錄卷中

祖賢首座撫之金溪人人品高妙得法於真鑑父留
苗南欲歸鄉至我江有感而返於續其
弟隱於莆之士囊山嘉既赴福師長生之報知
黃山條境自榜本室僅容膝痛曰願此遠近者聞之
始供以粟焉居二十年如一且即代曾公用用高其
風以震山燕會所禮請不赴將讓十不去以
末章云十不去止此便為諸佛土假使天子
向道不須生事故復齋味公必與論持敬二字答云
敬足矣何用持為遷化後三堂林公希逸祭以文

見教驗我行脚時密庵住衢州烏巨山我在彼中充
知客解脫了祥見水庵于雙抱兩廊長我每夜不睡
從東廊行到西廊提超話與做不夫行兩廊了歸
堂中打一石上下問兄弟一似爛冬瓜相似了自
思量道我若不著便也似者一堂爛冬瓜計什麼枕
子我有那時做得些工夫室中也開得口只是命根
未斷心下畢竟不穩遂起單至平江萬壽僧堂前啟
那時是灯止庵住萬壽是無鼻孔長老粥罷打鼓入
室我心裏欺他不去有同行去入室了却來問我你
去入室也未我謾同行云我去入室了又却自思量

韓信軍漢劉
三年

道他是共同行我思他心下未穩漸漸夢見去部
走如何如此思量心中躁悶遂行入僧堂後去忽然
舉頭見照壁二字從前疑暗頓悟連連上山再上
密庵室中無不契合破庵參禪如轉在軍旅在水上
必死無二忘所以勝也

秀巖瑞禪師上堂舉馬祖口西月面後來水庵頌云
日西月面胡來漢現胡漢不來胡漢一語拈云見馬
大師未可秀巖也有頌口西月面胡來漢一語拈云
正足飯齋裏餓死漢老宿著此死為甚麼見前喚來

痛打一頓。越出三門。為甚如此。為又須為殺殺。又須見。每鳥。為拙庵拈出。天木庵。得來語在叢林。話在人口。雖然要見。秀說。猶勝海在。

江西雲。即登庵主曰。仰山。與建陽。結茅于仙洲山。聞其風者。院而趨之。如曾侍郎。天淵。呂舍人。吳仁。劉實。學。皆朱提。刑元。晦。以書。問道。時至山中。有客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無事時。應。無事時。便四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獅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今。跟。趙。黃河。莫問。越得。

思是李則字
忽中到入
卷末又引
之先生以水
秋月堂

何類香

過越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越。若其高越得這一越。便百千當也。若越未過。但管越。莫論得失。莫顧危亡。勇。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交涉也。謙。嘗從劉寶學。請住。趙之。開善。向與雲。即。同。侍。大。其。夜。以。劉。寶。云。文。公。與。夫子。初。所。道。越。平。德。中。所。勇。越。盡。一。冊。大。慧。語。景。一。部。耳。也。此。下。才。十。六。歲。臨。安。邦。洋。燈。北。關。簡。禪。師。發。示。隨。一。六。進。步。筆。頭。越。斷。橋。太。虛。凸。凹。水。天。四。古。今。契。極。人。多。少。不。似。開。茶。這。一。交。贊。靈。照。女。云。至。下。機。機。抗。老。眼。門。前。斂。手。打。冊。寶。娘。生。好。兒。女。也。有。許。多。無。賴。其。叢。林。多。頭。

淳祐丙午三月晦日書偈云平生無夜酒赤脚走頭
彌一步週一步三吏過鐵圍且口至日可行矣至期
跌坐而滅中舍程公公許英以文略口語南山頂上
綸千尺湖水渺瀰魚寒不食示病及期休壇神逸維
莫之春參徒雲集師顏而笑吾歸有目題四句偈茲
為絕業及孟嘉荆泊然入寂師昔所證本自縣密未
後一者乃其真實非為實錄噫老胡神清秀特博學
強記而喜為文得法於東庵佛照昔甘露戒坐仲溫
皆見地明白其可以文字多之老胡委順時尤不特
若此

參邦真文忠公德秀與僕徑松少林同里聞村與講
道翰帖往來無歲無乏一帖云甲子乙丑年間在延
平嘗夢至一所十六羅漢在焉其中相好端嚴者忽
開目相視微笑曰得大堅固力俄而天樂浮空而至
音節之妙絕異世間遂舉今將三載無厭不忘近
於夢筆得開山一片紙亦應其上欲以大堅固力為
銘擬得吾師一偈以開發蒙淵等覺亦舊遊也其能
忘情乎余見此帖於徑山三塔庵烏犀西山可謂三
十年一夢而覺矣欲銘大堅固力寐語作麼何必佛
行重說偈言

慶元府小靈隱相巖禪師性簡元無所交接乃赴
庵法嗣住金文日提綱云蓋大地是箇佳處不用強
安排蓋大地是箇常人何須求影迹東邊住喚你東
邊長老西邊住喚你西邊長老翻來覆去橫倒豎直
一月之間做出許多不唧噥雖然你要見處上座又
却有那邊更那邊你不要見又却在你諸人眉毛眼
睫上如是而生如是而說箇舌頭分作兩極且道
那箇舌頭顧左右云了大抵步驟熟如箭雲汗血無
塞應也

秀巖瑞禪師與無用松源公閑見乾元木庵問近離

甚處曰鼓山曰恰欲得鼓山信將得來麼巖展兩手
庵曰參堂去俾其執庫務亦不憚勞庵陰舒之洗衣
次庵曰作什所讀提起衣庵曰答話也不舍讀擬
庵便掌忽省發後住明之育王為佛照頭庵問之
以偈曰媽媽年來薩婆心只是念奴奴一從娘
與潘郎後已得從前梳洗無余昔預石門會和尚法
席於九峰聞其言如此
鐵鞭韶禪師剛正孤硬以大法為重任住吳門承天
廣眾僧堂以延衲子室中舉狗三佛性試驗之少有
契者元雙杉時在會中投偈云狗子無佛性一正一

切正、懷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鐵鞭領之
笑庵悟禪師周氏居蘇之常熟、以付才無守、復與松
源同扣密庵、密庵曰、尔平生見處、試云我來隨道所
見、曰、未在某堂、大、笑庵後於信堂中、以明燈者、情
中橫機、無所安、德山、之門、便持火、以燒、便欲、與、
來、小、秋、魔、子、以、疑、有、神、駒、一、躍、三、千、里、空、說、門、前、下
馬、當、密、庵、聞、而、喜、言、松、源、在、衆、時、踈、於、世、事、笑、庵、微
細、皆、任、責、及、源、住、靈、隱、庵、在、上、之、靈、嚴、具、舟、抵、拉、訪
之、到、所、三、日、方、得、相、見、無、相、色、後、源、赴、法、華、招、又、以
靈、應、力、舉、自、代、前、輩、所、見、異、於、流、俗、與、今、人、一、語、或

元寶十八年南風
不競、林、楚、必、善、切

訛、然、身、為、恨、者、大、有、淫、庭、也、併、書、此、為、後、來、鑑、鑑
笑、翁、題、禪、師、門、風、壁、立、氣、蓋、諸、方、初、住、台、之、報、恩、台
唐、無、律、宗、師、與、郡、守、齊、公、碩、議、合、十、寺、為、一、禁、壇、
南、山、開、遮、持、咒、之、法、風、鶴、後、學、及、遷、平、江、虎、丘、園、
王、公、居、安、復、以、雪、嶺、招、之、且、貽、書、有、意、請、南、方、佛、法
不、競、須、賴、作、興、得、
山、乃、行、未、幾、忽、住、院、之、靈、應、忽
僧、持、釋、迦、出、山、際、
端、坐、六、年、又、靜、思、
何、顏、
松、源、岳、禪、師、出、虎、丘、遷、靈、隱、老、而、瞋、叢、林、呼、為、老、瞋

我以所傳白雲端和尚法衣亟欲付人垂二轉語去
開口不在舌頭上太力是人為什麼擡腳不起太力
量人為什麼腳根卡紅線不斷而無契者留衣塔下
曰三十年後有我家子孫來住此山以此付之遂告
寂石溪後亦由瓦丘奉旨而至徑拈衣云大庾嶺
頭黃梅夜半爭之不足護之有餘而公案現成不
免將錯就錯捧起衣云敢問此衣白雲傳來松源留
下明什麼邊事惱亂春風卒未休今沸海留於雙徑
傳衣庵其後有所待耶

絕照鑒禪師初住里之乾元佛生日上堂云老鼠鑽

無三寸光徧夫徧地起災殃命根落在乾元手消息
當頭一杓湯由是名不藉叢林後遂鼓山學者滿處
華嚴年玉几論薦平命將下而寂矣絕照福州人
嗣訥庵

其

肯綮因悟禪師建寧人太父閑暇居武夷山餘十年
因聽牛歌悟道嘗有偈云山中住不識張二并李四
只取松葉煮齋糧語雖妙然亦非古對瑞世於福州大
日禪苑嘗授儒學於時周宋文公與師年公棄世
同門友因以黃精送之入寺有識其行李數十程
聞之蹙然不樂後師進黃公環同訪之且曰有道

无長物則王恭以
 簞屨送王忱曰吾
 平生
 韓信多金解食
 紫陽朱明庵初
 居建之崇安名
 玄室曰一後居
 建陽号玄舍
 人音岫庵晚号
 名川

之士三衣外無長物多益辦不為道人累乎庵笑
 不令徐而共觀諸老手帖因盡指節節指示之皆古德
 墨蹟紫陽書數帝有慚色陽山蒙卦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寒齋高士林公公過字養正其無經出於性與山
 林負天法者請明此道寄竹溪林公希逸云此等何
 須向人說有耳如聾真秘訣此事何須向人說有口
 如瘖真法句有耳如聾瘖是仙方箇中別有長生路長
 生路亦無朝亦無暮亦無今亦無古亦無萬象與森
 羅亦無山河并國土長生路在何許不待丹成白轉
 舉只在目前無尋處要尋只在無尋處寒齋所著述

金針九五有子事心
 勿問元吉有子事心
 注

心鑑錄有補於吾茲後村劉公銘其墓云荷公所立
 與天壤俱起乎山龍獲于性初以為釋耶則踐乎實
 以為老耶不放乎虛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最下世
 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述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
 擬其若欲求之于君之此名也勿問元吉
 東山漁神師初在紫鉤室中問舉如何是大道之源
 下一明道伯曰太道之源立問端老庶徹底自取端
 誰知家眼難遮蔽一喝當陽霄破山久從老佛心於
 徑山證徹開城歸闔授以偈曰掃却眉宇笑談閑
 走珠今珠走珠一段風光欄不住世世攜手出長安

時凌霄會中人物如林清鐵脚師都守咸在焉皆題
韻錢之後出世嗣神心東山與公與徐公清更為方
外交公師問日以雪此招致離離之虎丘至建上順
寂于光孝非失

雙杉元神師戒行嚴潔住秀之天寧小參與應庵室
中間密庵如何是正法眼祖云破沙盆括云者此說
話如了文路口多年一條爛木頭風吹日炙誰敢觀
著然被箇徒兒欲將去上而元來有箇印且道印文
在什麼處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憚
黃全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遺石田特稱之雙杉

生於福州福清鄭氏先有溫羅庵父子家世儒而
僻雙杉也適僻即其俗內叔父法門落髮師清如淨
者見趣憐行尤年然鄭氏於此尊宿可謂盛哉

三
枯禪鏡禪師清苦占朴太師史蹟王允敬敬之初接

見因問曰疎山曹家女始末如何枯禪曰曹公

與麼問失却一隻眼然則祖師重示示何意乎即

左右愕然王笑而已遂進席微語論曹公之方散

情當時無人與記錄耳枯禪每見求掛搭者則先令

撒去白領剪除潤袖方許相看

歸於定禪師福之長溪人嘗過毗陵時思席依無際

諸言賄賂言
遺

鎮開宅舉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定曰不會又
舉似之又曰不會無際堪住曰一不會二不會定大
聲答曰泥團土塊後於永嘉龍翔文絕舉會中分坐
無際在明之太白詰責趣歸昔佛智老師亦荷無際
故嘗言是

會元自月年
開堂日招高僧
問答能月口
故大寬世面可
於摩訶陀國十
月、日明主理時
論妙語道大知有悟上時感佛下有教子沙門系和東震其國人等皆感中六月十三日現時人
悟之甚一人佛子建昌院收不取於寺寺一常當江佛

安吉州道場別浦舟禪師師事老佛心後為空叟嗣
佛成道上堂云釋迦老子二千年摩竭陀國自云明
星見時豁然悟道胡人多詐知他是實是虛後來真
洋道今有克文比丘於東震旦中赫日見時又悟箇
什麼問西人沒頭腦爭知是有是無川僧開口見猶

一句是一句拍床云是那一句曾紐巴峽後啼苦不
待三聲也斷腸又云百丈三日耳聾馬但有過無功
臨濟三遭痛棒黃蘗有始無終虎出不行棒不任喝
成蛇底成蛇成龍底成龍拍床云不見道爲遷楊柳
岸蝶舞海棠風見處穩密拈出示之如春紅花月在
水了無朕跡空叟之門斬然而絕出苦也老藏云別
浦嘉定間與癡絕並驅爭先惟壽不又癡絕烏符指
哉

雙杉元禪師乃柔萬廟之嗣國史陳公貴謙與參
預次定公貴誼於武康龍山相繼上庵館馬答國史

公編宗鏡書云正欲詣台屏恭致問訊緣常寵臨伏
實淨入宗鏡三昧辯才機用忘無長就提所錄數板
翻珠貫璧真擇乳鵝七眼水深用降尊尊恐口說之
證將棄舊習於此去取或求一定如欲發多問強
識仕知聖賢地位不容以智力巧說以此為致遠之
具末無又非自得之妙康時濟物浩然無礙是以用
佛為真儒之効也世有局於見聞者主張門戶者心
是而口非之不得其詳意在愚之而不知其自欺真
所謂可憐憫者觀此亦可忘解也室中三轉語神和
子窮平生工夫如應舉三場文字相似通自夜而三

猶恐未暇豈是好趁難而捨易棄彼而取此蓋不專
二林竟未到大休歇田地徒成知見解會障白已眼
倒行逆施前輩有言若真箇要打透此事功不可看
此金將來意識先行未與便會更無可疑失佛方便
則無入頭處雖自利之其實為害陳操尚言是个參
禪樣字對雲門教意尚自拙出口欲言而詞喪心欲
語而慮忘被雲門一問掃盡了家財是也今居士要
為法務大極越過金因緣緣緣酸齋子用事力引入
入草窠反增其粘縛如何因擊切怕稍暇時掛拄
以謝多由之罪國史公因此開悟

西山亮禪師頌趙州勘婆子云飢時定開飽時定
 開飽婆子在臺山趙州勘婆子進庵了之畢世金陵
 清真提唱語言發若機括寄天動地紀六涼倒西山
 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控西挂消閑自甘正荒
 山小院僧住四明小靈隱而然而山蜀人住方藉不
 喜與俗流交無準叙其語解為本色宗師者也
 無準佛鑑圓照範禪師少穎悟以機辯自將謂家庵
 千雙徑庵問何處人東口劍州人問還將得劍來麼
 佛鑑下一喝庵曰烏頭子也括噪人佛鑑髮黑時呵
 為烏頭後黃髮時破庵因謙道者入方丈請益躡蹤而

往破庵見謙至便問近日胡孫子如何謙曰胡孫捉
 不住破庵曰用捉作麼佛鑑問之習次豁然
 井山密禪師至節小參云平令全提十方一圓哉其
 樞半斷大地絕行蹤不是禪不是道應為我國三七
 日中鐵壁鐵壁少林山下九平冷坐漫流無自餘
 臨濟德山抱是衆音摸象一向與寒荒草連天拂子
 俯仰時宜曲開方便以拂子謂一則為陽又謂一畫
 為陰陰陽交感發功乃成忽有乾坤窄乾坤窄日月
 星辰一時黑且道是陽耶是陰耶都下拂子云待石
 筍抽條即向溪道井山乃枯禪俗門之疑法門之關

新太舒後與
不檀弓
為天也信情

子也自幼至長辨之異之如應鬼出雲便有神夫志
叩師出賢資信矣恨不能盡其設施而早世
建康府保寧即庵覺禪師嘗與無準同參破庵後因
無準山居寄以偈云吸松風飽山色浩氣未妨清徹
骨夢覺千崑杳露分興來一笑乾坤窄雲霞疑雪翠
滴滴泉湧斷崖聲漚漚故人斯樂我何知還跋白雲
抱幽石送商源住梨洲云小玉聲山認得此至今兩
眼尚眯麻阿師不雪鄉人耻鼎鼎教誰辨正教諸
老如高源即庵石田無準道價皆為一時之重猶數
盛哉

大紀

慶元府雪竇無相範禪師於松源開法焦山龍象駢
集為新雪竇無準上堂舉楊岐和尚出世陞座罷九
畢勤和尚握其手曰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如何是同
參事峰云樹岐牽犁九峰拽耙岐云正恁麼時楊岐
倚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頌
云楊岐左眼半片九峰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
今收拾不上蓋非成以太飽呼之蓋與無準行過同
一時也赴雪竇請遂遷家先是紹定辛卯歲旦上堂
云春來萬景悉皆新一段風光豈不成無事妙商行
一轉不知誰是境中人明日齊退巡客登妙高峰且

古雅堂中

詩言風亂也

詩話總述蜀州
郡固有紅梅數
株方臘用有
高麗大袖倚欄
而視是詩壁上
曰南枝云
寄語作憑仗
欄看竹欄干

云會吾意否又明日赴堂喫粥罷索湯沐浴端坐而
寂眾議峰頂建寧塔波見於佛鑑所記云
半江舟雙塔無明性禪師性端潔疾苦誤頌開口不
在舌頭上云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刻舟猶覓劍夜雨
過蒲湘大力量人挫脚不起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大力量人
脚卡紅線不斷云放兩抱三瞞神譚鬼摸盆摸盆誰
不識你頭趙州見二庵主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
春風有兩般寄語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松
源首肯之無明一生眠食不離清衆必益清進惟此

一節亦可書况衲子資其決擇乎

栖岩山禪師福之王融林氏子臥遊叢林所至輒前
席題畫水波壁六波浪鼓時無點滴風薄息處即游
漫明牕紙鐫休尋畫壁上行船方好看同輩皆稱歸
里住洋嶼雲門嗣息庵砥節獨行衆所畏服

中嚴寂禪師天性孤高示衆云過去諸如來填溝塞
壑現在諸菩薩從無頭拂無口未來修學人推不向
前拽不向後若也會得同坑無異土若也不會君向
西秦我之東魯又云行亦禪坐亦禪終日舉頭不見
天出平尔反平尔認者依前還不是拈起則充塞太

虛放十則雖塵不立不拈起不放十則雖荷頭趙
州索盡遠夫價又云今朝七月日要制將垂滿更上
曲盤床舉則舊公案與行食鼻孔沒半邊舉不全
頭挂梵夫嘔胡亂了也還我這則公案來卓主文云
切忌唱喏此數語如含沙工於自誤吾恐見之不中
其毒者幾希

天口禮禪師訪同參不值偶大庭前一樹紫荆花
子何嘗不在家若謂弟兄相見了先師門戶隔天涯
為叢林誦頌野狐話云墮落知何處憑君子細看
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為瘦鉅素守與北澗同在佛

淨慈北澗敬叟看簡考簡以天童惠有文禮曰之礼也

遠涉極

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殿之呼余是定問馬
保寧始見全銀天目預老瞋許可豈苟然者哉
短蓬遠禪師平生不設卧具晝夜枯坐得遠鐵板之
解開法餘杭永壽為明極明中秋寄同輩云一點孤
明徹太虛睡無盈缺任方隅光含萬象珠櫻蚌影落
千江井翻驪馬祖說時迷向背長沙用處絕名模補
僧直下忘標旨吐七吞二總自如玉坐筆墨遊戲後
住吳門承天一日上堂云承天一句言前分付達磨
不食徒後知是是病無疾坐逝時光刺谷亦道行一
為起洞上之宗無謂無久

石田黃禪師眉山彭氏嘉定間出世高峰屋老僧殘
先是高原無準師庵中崑石溪諸老徐之然後請從
開爐上堂云高峰門戶如灰冷多謝諸公有幾寒
子亞柴頭上火太寒若少試吹石田住吳門高峰
寒寒荒寒過於法月在分室時開爐高原宿德咸往
又笑勝以一力搥鼓為十八泥人說法也
臨安府淨慈混源密禪師天台盧氏子遊泉南參教
忠光晦庵乃大慧所謂禪狀元者久而盡得其道後
有示衆云恁麼恁麼搥地覓青夫不恁麼不恁麼
空搥出骨釋迦老子以僧伽梨正法眼藏分付與
三

大迦葉生錢放債換取養魚世尊傳金闍外別傳何
物倒却門前利竿着不行官路只賜和藹內外中問
百忍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家財俱藉沒盡卡沒黃
金德山捧卽濟喝官拘不如曹叅情親不如慧觀腰
間曆日已多時不用橫龜打瓦揭破三脚眼兒入你
諸人鼻具雲門以黑漆竹篋斷袖僧命妙東勝神州
火發燒着帝釋眉毛西押耶尼人忍後不棄東鄰叫
屈初三十一中九下七掛起鉢盂放下擔柴山汧太
地日月星辰三月安岩諸佛菩薩諸生驢馬九旬禁
足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寂滅現前後無絲毫去年梅

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鳴但願春風平昔方一時吹
入我門來聞人語句須是眼正實其家說說說直說
曲說如恒山之雲開遮自在須是目一眼觀同一意
見方不辜吾所盡淵源事也已想于嘉泰時燈此數
語未載石田謂受用中只能詳類事跡愚謂應去
取真不放過也

國史陳公貴謙答舍人真公德秀書曰承下問禪門
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願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
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我以求觀之初無定
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別有話頭只緣多

生習氣未盡見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猿猴拾葉
相似佛祖輩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
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藥來換苦甜意也汝輩識都
無實義亦如國家兵戰不得已而用之今特學者却
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辭說以當事業遠之
遠矣種道者二十年坐禪七蒲團只帶看墨事未弄
馬車到來因春廉大德所問八萬四千開換子只消
一箇也迦迦問此在多少也來教謂諸佛之云存佛之
心行佛之行以次而有待教如此行教固不妄為一
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法見解自己本地風光方

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若不
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鍊金非銷
固不難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
道若不存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解許多經
論在世經是佛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常
逐句逐字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
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
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
今若只誦佛語而不為歸自己如入數他珠寶自無
半錢分又如破布裹真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

小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
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小分相應也其向
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即覺維摩等經調之亦稍
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語錄禪師宗鏡錄皆讀味數
十年間方在屋裏看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
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
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
雖無漏惡意適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
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惡怖顛倒
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

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
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頃必不自在所謂如入飲水
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慾留
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
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
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
皆看一隻眼看是什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然無靜鬧之
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所
處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起滅即是

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也
示慈儒釋不謀者必大推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
明亦必大笑而罵之因史公多此宗匠

大川濟神師荷法為事猶介無當意直在四明寶陀
有三句語曰寶陀一路來來去去撞著整頓風波無
數只寶陀一玄聖時撞著打失鼻孔著夫蒼夫口寶
陀一妙無人能到喚取長呵康放舉什冷缺示寂
遺教撒骨不造筆端說得天地水火風先佛記冷灰
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我其
一代宗師之模樣起洲東之道者也

三山陰清首座得心法於無用有極頌云含煙帶露已
經秋賴順通紅氣味固突出眼晴開口笑這回不惑
作枝頭諸方猶能說不知為清所述或載為無用作
非也

夢覺升禪師舉雪竇示眾云立巖立主好肉剗瘡舉
舌舉令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鎚別有
其定入無間地獄拈去這般漢須是其紹索眼始得
若問下明得堪與佛祖為師死句下明得百教不了
且道雪竇甚麼說話是活句是死句待雪竇出地獄
即向汝道又云達磨示眾各言所見小兒問百草到

處去尋討黃昏問起歸來不知瘦削教誨掃平生
提唱如人倫之有孔識到之有龍晚平困及不
善交接袖下見之如登龍山苦與龍共舞林便軟
道心淡薄來參若禪頭不納問其容入室則堂室為
滿堂方丈矣

石田薰禪師一破庵老和尚三禪杖子室中下語
是知見解全如何了得演是問答外臨別有忘
智去離泥水方得我當時行脚如去與一同行在合
州釣魚掛搭彼中亦是一自是舊舊舊舊我去入室再
三免我一肯舉話及至同行六却不免他但掛膝一

聲當作聲
切

下生

下云你向這裏下轉去有同行無語番番入室只是
如此問他同衙六時耐這番番只如此問我無可
應他你為我下一轉語是和尚你待他今番又如
是問你但將兩指交與他他若便出同行果去入
室依所教尊宿云有又教壞你了信知此事得底人
如兩鏡相似自然彼此不相瞞做工夫須是省要處
做今到這般田地地方堪為種草
笑翁堪禪師行丐到泉南沐下洛陽興一傑夫山行
偶至下生院古堂數十間那老僧寂寂無人聲惟見
一老僧雪頂死眉負臨于寂陸公處止客坐於僧堂

切
方金切

前破木末曰何所而來翁曰末無所來僧曰月計底
在遠東翁曰早長與白頭如今那裏劍僧曰不是遠
箇道理速道翁曰拉屎能掛口好一林木得焦麻書
云又大笑相就移刻知老僧骨見無用來雪嶺
玢待皆此甚託惜乎老僧偶感其名爾
鐵牛印禪師曰正堂靜和尚與日書記上云若要道
行黃龍宗眼舉切不可歸言如曰光耀於人禪道
決不能行古有語道近有註竹庵更有高洪覺範
至今士大夫以喚作文章儒其如奈何如公頌三日
耳與與如子出定非微見淵流何為至此勿以小

而礙大法道不獨明辯一已之私諸方宿老皆如此
議知我罪我在乎此書萬萬家坐此諸切中今時之
病學者不可忽也錯半氣成以有補於後學
堂諸老若見此非不察其當否亦未克有財
聞蕭石田轉與年交神師相與以此故也
見元城語起其此其理明之太急即掩其
初喜之速垂之曰補拙少矣余亦常在龜象轅上尚為
雜用心況學問哉為文章乎此亦隄防之法當如是
也先德云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漏非漏
即狂

閩山居士命景賢入浙通參知識後九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我欲問汝道汝還否
云曰計師道安敢不答用曰汝又來來源不立汝
來意云曰何也用曰西來意是七路然了解禪者
便出而復乃曰且休汝
云曰汝且使行此經足
別處汝且錯神游開
門高插長江上許
長樂瑄藏主曰向在
約介路威儀中不

贊去處孤單不如持杖方圓處必提起古德話
頭若瞻語咭咭略可辨耳其微工夫精專純一那
時便知其必為法門大器也每思其久未嘗不面熟
汗下見於齋橋谷山谷手帖
蘇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僧明栢見勝光纔跨門
光垂一足忘言如何室曰乞兒弄飯碗同只如却云
伎倆已盡拂袖便行又且如何室曰鉅為逆風飛毫
又待明極後嗣無準性介列實勢不敢以松住慶元
彭聖官府科撥無所棄去府公聞之雖勉留不回矣
掌掛牌首衆徑山其語極實

國史陳公貴惠管正為與月林觀禪師夜坐林曰
如何是賓中主公曰頭腦相似林曰如何是主中賓
公曰橫按鐵錫行正令太平寰宇斬疑頭後隨聲曰
如何是賓中賓月林握手而笑噫公之機辯猶可想
見也

無量壽禪師撫州人答太師丈衛王云佛法在一切
契太師丈問處若衣契飯處致君澤民處納土用賢
處第一不可擬心尋覓縹是如斯又不得也贊首衆
群陽乃峰太師以京口金山招之不出即遁于隆興
廬山晚生始赴白之瑞鼎前亦不失為比丘之大

體者矣

石田蕪禪師曰既入佛門與佛敘發夫門戶要又扶
持亦須是箇事始得况辨宗老名既如此實當如何
其向上眼只得大機用可以開顯人天饒益後學方
不孤負出世二字然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勸
人早晚禪誦不懈勤新補舊一功勵運真覺心方有
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頭是威勞者責人逸者歸已
瞬息之間頭白齒黃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時節
因緣既至不奈何學教而度多是住院後却進得丁
步蓋下湖院之大小衆之多寡寡子以萬人叢中亦如

此輩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前為懷故久
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石田此語可謂盡善盡美利
於病也

潭州石霜竹品印禪師隨興有人道味甚嚴地也其
不肅然心服抑辭以公辨幽澗日以龍子為嚴招致
皆不赴後以石霜請不獲已而應之隨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嵩曰問家風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家嵩曰
湘潭雲盡暮山出西蜀雪晴春水來問如何是時用
無門皆推遜之平生機鋒頗密嘗言棒頭豈非剎見
月林之力歟

大川濟禪師嘗與弁山侍老佛心弁山偶外輪不及
請假泊歸佛心曰阡兄兩口何往答曰未嘗出入大
川適在夢叱曰參禪人何得妄語弁山面赤汗下目
此尤謹語言昔年熱受死心責亦類此湛望數其甘
良器也

五平江府虎丘妙堂濟禪師曰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
腦謂之地垂涕脂血津淚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
謂之水暖氣謂之火動轉謂之風此四緣假合而成
幻身須有主宰始得何謂主宰試道看和尚面前人
思慮與別浦癡絕故頌一時清淨俱不及此也

桂隱和尚漫錄卷下

蒙庵聰禪師嘗歸福州謁木庵於乾元木庵問曰莫
是聰侍者麼蒙庵稱名未竟木庵曰此事非聰則智
慧之所能辯如何蒙庵曰通身是口吐不出曰中主
了也蒙庵曰莫掩彩他曰且坐喫茶茶罷木庵又曰
須知此事不在方冊上不在口皮邊蒙庵曰事竟在
什麼處曰鐵杖藜當面攔蒙庵曰大好不在口皮邊
庵便打蒙庵喝一喝而出蒙庵既得法於其落髮師
光晦庵以大入事雪堂復謁木庵於乾元見密庵於
烏巨水庵於淨慈誰庵於高亭始深徹淵奧是未嘗

一日無師友也欲其法道不可乎

無準佛鑑範禪師曰木平來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語水脉舉棹別波欄平不與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引水舉棹即迷源木平便悟去後來雲峯悅和尚拈云木平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住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麼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弟往往商量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便是死水如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坐在這裏若恁麼會吳雲

年也未夢見在遮裏須覓見他古人一此子得人惜處始得佛鑑此語發藥學者不淺晚年偏中舉之道於雙徑機用迅駛如擊石火閃電光即此語也不惟英高麟集今上皇帝亦思問道紹定六年七月十五日御修政殿引見說法賜徽號金襴亦此語也豈有他術哉

伊巖王禪師嚴州人初稱名儒有篤行中年厭品舉業專究洛學忽曰是不可以了吾事遂裂縫掖獲黃髮學出世法登徑山謁老佛心而師事之父母所契沒性見癡鈍下雪竈依止三年一日忽明得即心即

佛語故有無毛鷄子貼天飛千山萬山高突兀之句
嘗看劉元城語錄云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有此理
但不謂之禪爾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據此事不容
言則夫子不答是也且問不答不必問而語亦不必
答同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禪樹
子者乃繫驢楬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尋祖師要來
意可一笑也至此處曰若是當時得聽此語真
正好與一錘

真源曰禪師曰馮侍郎濟川張侍郎子韶問道於徑
山妙喜禪師師問隔物不見道時如何子韶對之曰

今日親親慈顏妙喜云問子韶云雖然如是瞞他二
點不得妙喜却問濟川對之曰不較多妙喜曰二公
對答非不親切但未見道如有一物頓在面前裏
隔一重壁爲什麼不見禪和子說道理便箇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隔箇什麼然你眼似銅鈴也須是
悟始得又曰禪和子橫板橋不得轉語來年依舊行
佛便言我百了千當余却見佛智老人亦以妙喜橫
說豎說坊中今時之病近來欺世盜名未嘗不謂得道
相孤姐更相印受視東山直下不爲佛法罪人者幾
希斯言學者宜戒之

東山源禪師曰往年出嶺初上徑山其時枯禪做首
座立僧破庵西堂掛牌一時龍象畢集如石田無準
皆同在衆寮破庵尋常室中偏愛舉經行及坐卧常
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事亦曾去問益他下詞不措
臨起單却作一頌相送云換骨抽筋一句只欠點頭
自許若能白鹿知非後見平天海宇箇便是為父抽
了釘拔却楔自此過平江雪竇見癡鈍時茂公海做
前堂立僧今大癡笑翁育王大夢皆在彼中何止最
席甚盛癡鈍常云詢佛燈四十九日夜抱露柱悟去
次上蔣山見潮翁因室中舉問心是佛下語云抱柱

挂澡洗翁云有什麼快活下語云請和尚放下着衣
他打出後復見巖雲巢皎中庵上衢州祥符見殺六
巖歷扣二十餘圓知識看來無出應庵下兒孫直截
緊峭所以宗枝繁衍烏處東山於德門雖大廓微猶
如先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其源曰禪師曰雪巢和尚入室問僧不是風動不是
幡動仁者心動那箇是你心又云不是風動不是幡
動仁者心動你向甚麼處見六祖又云不是風動不是
幡動仁者心動是什麼動發明臨濟之奧言聲聲佛
子之眼目如運斧臨風之手其妙在於一斷斷處耳

當金虜之亂曾與大慧同渡江者大慧筆中藏一金
釵為路費時時視之雲集伺其不意取而投諸江大
慧愧謝與之結交其源嗣雲集以草堂為太父故平
生語言擬按有父祖風烈
隆古座號南山史清源南安人也壯歲游方多見尊
宿羅象海禮葉海塔偈曰紫火煎焚業海乾尚餘劫
石影團圓我來笑罷云聲哭昔日船從此處翻掃癡
鈍堪得曰午若帝柄背時真樹倒藤枯舊陣圖一代
年來低一代灼然邪法實難扶南山與無隱雙杉荆
叟同侍疑迦為最久

西蜀保福晦岳暉禪師通泉白氏子嘗與筆話庵道
谷源開掩室洞來松源密契真要關里三主道場遠
近敬鄉道化益盛散夏小衆云大慧示明十方融會
騎聲色通古今超今古不可以寂默通不可以語言道
是以大覺世尊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無啓口處及
至四變踰地盡力提持只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辨又道是法不可示言許扣我滅結展指示
壁畫斷崖落石相似看者不容眨眼除是一念知非
前際際斷全休指荷得去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和菜丁舍靈山儼然未散如是時時禁足念念護生

又何必九十日中無繩日縛然魚如是初被蒙頭萬
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語惡類此類絕在將山題其
錄云大隨和尚造我參七十餘見善知識其大眼目
者只得一二其他皆具正知見乎三十年前在東林
中與晦菴將當時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
歲次庚寅仲秋其徒宣日携生東林提唱之語乞予
編次也是間以縱觀一字一句造次藥師皆有從上
大眼目侍其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是知松源之道
盡在是矣烏足去否既遠師法益壞正知見者艱其
人大眼目者可知矣晦菴錄語行於吾蜀此錄流播

江湖是可為哉道之微照若善觀者如信吾言之不
妄癡絕亦有所激而云

福州聖泉岳翁淳禪師天姿軒特嘗坐夏雲峰值重
架礬山閑作偈曰夜半天崩地陷休一箇草上現境
揭破雖先後不同步月輕風舉一箇秋風掃落葉
巢無準向曾與同行時或感心服事殊間替者與決
可去議論鋒發戲以神判與爭之

潭州大瀾泉山初禪師字子嚴泉州陳氏子始業儒
稱鄉先生後因看趙州語有直刺髮受具遍參知識
為叔朱庭高所賞止之承天寺僧蓮云承天大僧

堂屋之可餘歲外殿中興入莫知者住持了空橋其
壞而新之始者幾役者悅不半年而成擁以照堂明
樓在前任其修考迄今從前經始於秋迄事於冬了
空於是消辰率徒入而居焉其居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也比丘太初記僅九十二字西山真公典是郡
見而喜沒在湖南事書招之住鴻山二十年而寂
叻嚴蔚禪師小衆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恰是結
交時其道天衣將甚與久分歲枯挂枝云一不做二
不休爛煮石虎活剝泥牛已是蒲鞋釘出了也卓挂
杖云三德六味雄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若是

粘牙帶齒漢應笑家風冷淡一咬見骨底自然樂以
忘憂雖然如是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叻嚴語言如枯藤長七尺八寸弱音柔好客色土木
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也焉
可不敬哉

癡絕冲禪師曰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山
松源偶密庵之道於鉢之薦福早曠艱於若衆適西
湖妙松源與雲居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
嗣也職其入內提仍有省遂投誠而住未幾歸侍司
司其身而源有信上龜峰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

淵源由虎丘而遷靈隱廟住華嚴肯堂往淨慈
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八閱月而後得歸
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
掛搭他自是踴躍下堂始知昔在龜峰三年曹源
怒罵姑笑皆為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
處不到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順寂後二十
年為又推出機舌不敢忘尤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
無只是用譬暗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
時即將至扶病執筆且叙得法之由刻諸蘇陰以昭
至信清祐十年庚戌歲也為康慶祖世謂其機用如

盤珠者且能益鏡光於其師歿後二十年方瑞世
真所謂色斯舉矣初而後集持九萬可立而談也名
字不肯入他人來我中其識又過久所以聲轉一世
起中舉之道亦驗在此矣晚以吾宗喪矣為夢聞此
得不為痛心者哉

絕照靈禪師因別歸老上堂云相別一何久相逢只
舊時眉毛分八字鼻孔大頭垂諸方錯認大小杓柄
短長真是瞞他一點不得且道鎮州羅刹無底盡
盛得幾箇喝喝一喝放汝冷來看上堂云古佛與靈桂
相契第幾機妙山起與地山下雨金剛與土地神相

持一擦骨出可謂家貧新自可路貧愁殺人汝諸人
仰面看天開口取氣無非這箇消息因言不覺不知
若也知失三世事佛無費身之地苟或未然乾元將
取口喫飯草挂杖下座大抵宗師家吐露自是迥別
雖然原是離言說相方見老純照用處
石田黃蘗師初到潭州禮石霜遷塔偈曰一人念慈
客元不爾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
雷公一夜忙名山此彰見破庵於赫之符墮闍黎中
舉世尊拈花笑向焦導打者連衣凍赤眼撞着火柴
頭奇之石田嘗拈得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雲巢癡絕為擊節傳至徑山老佛心亦云老僧只得
避路

真淨大師德英建溪楊文公僖五世女孫性聰善傳
食依清淨於其四威儀中有悟入徑上徑山投佛照
應封如飛蓬隨風飄許以為尋常後說法於巖
之未明委說于前之淨惠讚云自費費不出自盡
言不取有箇本來相如何言古人活潑潑本無生事
孔師然搭土簪故林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月空清淨聞在州府之人也少長因觀都對者於化
乃對我願作佛終不為有入所礙不年譯之十四歲

法華經家往胡州何山澗處知為法華律落髮受具
久無所遂至其息二夜見佛堂中放琉璃光微
述得光如琉璃放下又放起一點光明常不已若人識
得這光如琉璃來是呵施訥迦庵于華嚴經開室
欣躍而進復旋面以我是無罪人不入這地獄後與
迦庵酬酢水乳相合嘉定間江右憲使陳公貴顯以
臨汝天寧延之及赴何山請道聲益著平生氣尚剛
介厭嫌合苟容多面折人叢林為之蕭瑟此衛護大
法者所當然也

清烈庵主天台人居臨安餘杭縣湖西山派氏盛年

已九十氏瞿眈晝夜惟枯坐將示寂具說數會村
落百餘人叙別談語同話山頭引手長掛公龍峽坐
公獨云此輩無知以是說非山頭豎起佛也難覓化
灰自焚山頂兩肘內膝如題飛然而起三昧火光五
色璀璨可謂不可勝計寶所山主能詳言云鳥
雲淨性心常光熾然無染無雜周遍法界故烈公
將滅死生之際如此奇特豈非平生履踐之明驗歟
抑提多迦婆須密之及眾具歟

諸庵元聖禪師師範有預精上於道因雪上堂云普
賢聖夜呈觀一片寒光如畫直可憐妙用此夷引得石

人笑髮且道笑箇什底金鳥飛上欄干看你一場漏
泄須知冬臘寒年年事云野老年來解放懷兒孫更
以酒相陪只知好景長時在不覺從頭上來無愧
於師矣昔謝庵與開掩室結伴於松源源亦不倦針
剗故盡得其妙是不可無野師友也人為後學法
葉時軍鳳樓古月相照禪師生緣東川廣安趙氏題
祥甫山主為落髮師敏而疾見遍說請其所至奎
然棄所著屢闕而泚依肯堂明得約子無佛性語後
入破庵室見其作直相勢乃咄云野後精破庵房
一掌云此豈不是者箇道理又應舉曰野後精破庵

又與一掌示以偈云一掌當知事拜回頭轉腦口
喃喃直說吾似風雷疾也落機則第三三照虎定間
出世忘與現果後在鳳栖室中作三句偈云老一和
蚤釣月句頌云垂水茫茫釣拱橫日暮月殘未容分

謝郎不是急論文字免時人錯見此詩未停輪句
頌云正眼豁開天地窄機輪轉處是吾人等閑撥出
驪珠現無限邪心膽喪三不入頌云五家
一句分三句見馬逢牛舉似伊只此更無親切處眼
中間得始應元順市時以後市時即揚公快口微
言教有知予之心者楊公為之笑野後特叙其語

謂有骨之硬不減於金

吳齊林公公遇晚年時外世俗造人崇內齋傍有隙地架草庵以延少林誠公而觀其佳時必過之云予同舍侍立聽其談論令其與世相去亦獨所焉淳祐丙午九月公以疾卒于家其年五十八年號其早苦今朝暫地試將老而學道這阿底便是張橫渠亦云學者但養心誠明渾自然可見生死存亡何事然其無疑義翁得之矣

鴻臚卿初遊方到南嶺詣雲居至半嶺望頂為風掀衣顛而下尋至其所看其在巔之保安孤硬清

約僧問如何是和尚為又底句溪曰朝九樹上啼僧

曰某甲不食溪曰穀已馨離喫飯去無準謂徑而直

而响者也頃龍溪道重工九初寺鄉羅雲中被位

縣人及下草末前制多起單溪曰莫道諸人拄杖子

時跳後五日山僧拄杖子亦踣踣越五日冰浴附堂

歸方文望止茶毗遊設利五色者莫計亦安普宿云

吳羽厚禪師福之石島人賦性好奇樂稱人壽晚進必

悉力薦藉未開法時然已遍叢林往來成蹊至云

這裏打開那邊塞路因此如此活計肯起必死計道

舊去湖池邊松峯下幾箇回步至懸崖盡得清涼喚

打失擱腰石

作鳥喙云是何話霸又云二月初一好箇消息桃花
煞紅李花煞白劍池沙揚大伯笑中打失擱腰白直
至如今尋不消喝云有甚交涉又云冷坐守枯椿沒
轉身底多是這時失候一面寒澈骨親暢快底十分
和氣春風初僧家兩眼如鈴噴斗哈地說弄神機風
雲白異儘教酹酒燒錢低頭賀歲風蕭蕭帶葉飄牆
頭桑條動柳條最苦北禪唱村田樂烹露地牛波波
挈挈怎奈伊何惹得人取皮角笑裏藏刀吐清平世
界不用干戈誦此如飲玉粒自然使薄裝符於鐵柱
樞可謂得其傳矣了知法乳一派無異味也

辟支巖主立堅三山決溪人也初以雙線為活候省
覺入應林山中休粮居于大樹下妻子追拂之急遂
剪髮過蒲之裏山辟支巖道雲溪亦從檀施為僧持
祐問郡守休侯希說延以龜山陳沈二禪道場迫而
後就末幾思舊巖與同道書云夫稱住持者作衆楷
撫代佛揚化素無道德之行之與果未知仁義禮法之
由草座麻衣木食礪飲且以為槐推向人前實何以
堪拂衣徑歸堅之出處於緇林亦有助云
東谷光禪師風神清拔有精識見祚明極與實齋將
公為法喜之遊詳錄西庵三偈以寄和酬云莫道西

庵小了無邊與裏還他親到來一一方分曉莫道西
庵靜鐵牛吼聲震露柱與燈籠點面相共應莫道西
庵窮空後吐空相逢金粟若暗月鼓春風住雲隱
已罷勸灑然失東澗湯公漢祭以文曰維東谷師昂
然鶴骨作冷泉主曾不多日小病已早示疾何疾我
雖下識開口吐舌問訊殷勤迹疎情密忽遣手書古
盡名筆書來告行覽之自失諦觀點畫宛然適逢是
過畫人生死齊上而我九情悲涕為出望滿湖山巖
馬難死聊持扇香往吊其室一時講道相往來皆名
公卿是日同入于門

疾藝雲禪師初居湖州普濟荒寂如僧舍夙夜日晝
聖信坐禪九九年後住蘇之穹隆門風思高峻越有
入者室中常六穹隆有句子衲子下語不下話一例
打罵無準時在會中為藏主少性被越出山曰教示
住徑山却來見老僧無準住徑山因請蒲行馬具
門疾發猶在虎丘一老相見撫掌大笑
鎮江府金山樺寮開禪師成龍人之弟蘇詩詩然
不樂欲出遊領了太事樞使安公亦勉以偈曰吾有大
患為石身是身假合亦非真維那平柄元整病何向
兩方便問津室抵番陽東湖值於深淵室開藥明眼

衲僧因什麼失却鼻孔。言下領解。可連案僧見其
看經問曰。向後得坐披衣。如何為久。案僧將經度與僧
僧將經擲于案。案復取。明。僧休。嘉泰辛酉始
赴廬山雲居。請末幾。勸補金山。安。法。語。信。參。禪
捷徑。平生所。又獨得佛海。天。昌。松。源。之。道。
雙松元禪師。語。云。報。恩。方。丈。百。無。一。有。齋。得。為。又
推門入。曰。示。眾。云。衲僧家。不。知。月。之。太。小。歲。之。間。餘
與。着。三。角。粽。子。便。道。是。端。午。忽。被。恩。移。上。一。日。昔
他。只。管。半。疑。半。信。今。朝。依。舊。轉。茶。與。伊。濕。口。鼻。然
咬。破。背。蒲。身。冷。死。未。覺。道。誦。福。建。乎。教。懶。殺。人。大

紫這箇豈不是通靈藥。三十年後。忌拈却。嘗入三
門。六開市門頭。有箇入處。只為諸人見。頑了也。新長
老。因行不。妨。掉臂。顧視大衆。云。瞎。我。不。也。雙松只。據
目。信。手。拈。來。無。非。青。黃。妙。劑。換。骨。法。起。死。方。何。必
他。覓。哉。

荆吏班禪師。作。牙。露。禪。時。其。看。子。無。佛。性
話。言。下。領。肯。因。與。潛。無。隱。通。吐。無。隱。以。是。則。是。只。是
命。根。未。斷。更。須。出。去。見。又。始。謂。且。囑。其。謁。淳。庵。叟。至
華。藏。半。年。無。所。得。一。日。忽。聞。火。板。響。滯。滯。釋。然。告。於
淳。庵。庵。即。叩。殿。開。室。叟。趨。入。密。問。如。何。是。佛。叟。曰。林

拖開荊路問如何是法叟曰移酒醉人多問如何是
僧叟曰鉢盂口向天庵曰未在出去後叟在庵鉢室
中問舉如何是佛叟聲答曰爛冬瓜且述偈曰如何
是佛爛冬瓜咬著水霜透齒牙根藉雖然無害事一
年一度一開花判叟與衆時得無隱雙和力尤多
福州雲峯北山信禪師本州人性方嚴機迅敏初學
見之惡對多次在鼓山時有僧和者山問近離甚
處僧曰西禪山曰西禪有何言僧曰話墮也山曰
你甚處學得透此乎來僧曰今日不合觸性和尚山
拈拄杖便打僧奪拄杖軒渠大笑而出遂請叟茶傳

是老宜首座去矣初北山回月窟適漸見遊庵於葉
藏月窟先有契證故山得咨決之後歸里訪明晦室
分座鼓山漳平趙公以夫聞其道以南寺招之山遂
謝曰公聞之過使三友乃行開堂爲同行月窟拈香
時論高之

枯禪鏡禪師天資淡淨無嗜好惟與衲子提撕敲
磕不倦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枯禪拈禪床一下
令人吐露語言千古皆不能到前輩地位且利害
在什麼處會麼

癡絕冲禪師曾九福州靈峰請與尚書陳公韓有宿

索之雅招飲於紫以項王像求諸即拈筆書云拔山
非力蓋世非氣八千子弟同謀共濟人皆謂天下大
器不可以力爭必先仁義殊不知天假其手以誅暴
秦然後使寬仁愛人者之為帝吁其亦有補於斯世
公大奇之病約慧辯恢廓此特紹餘爾
介石朋禪師秦溪人性高簡僧曰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荅曰杜鵑啼處花狼藉僧曰出匣後如何荅曰金
又長憶李將軍僧曰出與未出時如何荅曰劍去久
矣汝方刻舟解其夜參云九旬禁足網禽宿集三月
安居驅狐守塚向生殺不到處見三頭六臂掀翻圓

覺伽藍猶是抱椿打泊洋雲黃山前雙椿樹卞九十
日內風以時雨以時二六時中少不添多不減一年
三百六十日日日安居時時自恣圓者自圓方者自
方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未免淨地揚塵畢竟如何大
師展翅天邊遙見盤轉身海水窄示衆類此晚年寓
杭之冷泉菴其室曰青山外人景定間丞相秋壑賈
公元崇敬佛法與奏得旨住洛慈後准編亦繼其席
皆起於潤東

石田蕙禪師曰蕙上座住靈隱亦是不奈何被人東
拶西拶提到禪牛角頭因避不及只得為祖師有箇

門力壁破而皮出來喚作此地無朱砂赤土以爲王
雖然看却今時漸漸赤土也無了漸漸食泥食土說
著直箇令人寒心噫志於道者聞此當如何哉

雙松元禪師嘉熙間乃石田洪中第一座上丞相書
三朝廷新指麾員師號金環象簡不使書云正月十
寺僧中元謹熏沐獻書相仗大丞相國公竊以爲佛
老之教救世計也其所以與儒道和參於天地間以
能開悟性真不墮邪見其功未易量也我朝 太宗
皇帝嘗曰釋氏之道有補教化 孝宗皇帝亦曰以

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可也張文定謂儒道
淡薄一時聖賢盡歸釋氏而閩洛諸公亦必玩味釋
氏之書而後能接續洙泗不傳之秘然教必有主必
有師國家以度牒許人承襲凡有僧者各尋師以爲
依歸師苟有道行則可使迷者悟寒者溫其裨助世
教要非小補近世貨賂公行求爲住持者吾教之罪
人若以例傳天下之賢輩少洋誠遠道而已其背出
而爲師夫師憲則正法微正法微則邪法熾以清淨
之所而爲利慾交征之地非國家之福也譬如家塾
黨序不能無師不求其能傳道解惑者爲之而惟師

是視則弟子何以仰孔門之教亦幾乎忘佛老之道
何以異是若謂佛老之徒身居大廈日享膏腴不蠶
而衣不耕而食為世所嫉然天下之人有無用於世
而坐享膏腴之奉者尤衆何特僧道寺觀創立常住
供養非官與之也以衆人樂施而與之也寺觀有田
稅賦尤倍又有非汲不時之需正與太家相似今既
買度牒以錢免丁文增以錢官府無絲毫之給而徒
重責其利於無窮則僧道可謂不幸矣國家愛惜名
器泛濫何以勸勵天下僧道若以賄得金環象簡得
請處住持則器項無賴之徒皆以賄進何以整齊風

俗況寺觀雖多其常住闕乏者甚多縱使此令一行
衆能率歛寺觀之大者其小者亦豈能應其求如此
則所得能幾况僧道非能自出已財求為住持必將
取之寺觀師徒相殘常住必壞所謂膏腴將見無繼
所謂大廈將見為丘墟所謂油鹽將見為凍餒部曲
有隙誰將詰之歲雖有丁誰將督之今日軍需極本
科提諸公無非商賈所賄之者以累於國課之多者
無病於官乃徂一時不出之事斷我千萬載之利源
殆非理財之長策也伏觀近降旨抑增錢鹽兩課者
病乏事不果特繼所今未陳請正亦類此伏望鈞慈

詳酌利害特有敷奏盡行罷罷服號之命令僧道不
勝幸甚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時江西繁無文亦
有書先是朝省因總領岳州奏乞降紫衣師號二等
賜金環象簡并四字禪師法號以住大寺觀每賜服
師號綾紙出賣三百緡仍附品官條制非有官不得
差注非有賜服不得住持此書上事果寢豈非秘護
大法者之用情乎雙松住山能極枯淡專一行道若
機商室私居魚鹿暗室如臨太寶似證老衲此亦括
人律已又見於微細者也賢矣哉
枯樁雲禪師清介寡言瘦坐竟日開法越之大禹寺

亦出湘東僧問和尚未見佛心時如何答曰人貧歸
道問見後如何答曰色窮歸道曾舉現成公案道得
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待僧曰整師慈悲問
方便答曰將謂你是箇出脫良駒僧有省枯樁問人
後住姑蘇虎丘僧素負然宗之
雲巢巖禪師訓學無倦且能折節下主慰藉良厚舊
彥飯之開爐日示衆云是句亦刻非句亦刻雪峯
趙州搭衣惟有趙州老漢向火爐頭拈起香匙火
竈東撥西撥忽撥得一塊恰是饒州景德之家確角
頭多年破碓碾三世如來只帶着此碓曰此語似

父翁松源

南翁明禪師初入衆時便能決志參禪嘗宿天台石橋遇異僧指令其見老佛心到大白投誠預其法席然室中纔開口便被叱私自念曰今生不了則有來生已而泪下交頤後在雲鍾會中爲侍者晚參侍立聞鐘鳴鉦曰什麼聲翁曰鐘聲鉦曰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翁薄遠未答被大叱汗流浹背始白語曰元來浙翁平白叱罵我皆是徹骨徹髓鉦尋常只令其看百文野狐話一日鉦曰不落不昧時如何翁低聲曰不落不昧驚鴛一對水上浮沉如意自在鉦撫而即

乏翁泉州黃氏子與隆南山同出蜀者歸里住溪上教心至在莆中囊山方入寂

西山亮禪師福州人枯硬儉約嘗蓄紙抄一張精粘殆遍寒暑不易山鼓山首座索赴雲門請及遷書篋未嘗別換侍僧一夜潛以篋裏易之亮驚曰責我鮮福平生未嘗取服練素況此被相隨二十年矣其可棄乎聞者謂其住山有古人之風焉後歸入永昌焉湖山中與道者乃耕火種其居然

平江府萬壽寺僧寶祥師師山紫雲禪院與紫雲寺訓平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話到語訖始知道心肝

不帶來時亦補之後八坐道場提倡如阪走石真不
泰為巖獸之子岳龍之孫也
介石朋禪師別峰珎和尚返鼓山詣育王候見大
慧一蒲團於佛殿後坐七十九日因泰國太夫人請
大慧陞座私自喜曰今日得見必矣果得下見語合
室中復投三轉語而去大慧大奇之遂與宏智同舉
之住岳林今寺中有塔存焉別峰徧身有長毫時號
珎獅子介石題其墨蹟略言如此別峰既得法於佛
心才高路雄席道顯著矣復勇於求見妙甚其意謂
何不可與璞龍澤連其行同日而語此所以為一代

宗師之標準也噫今只欲一後學七十九日候見尊
宿亦難矣

守巖庵主蒲人蒲年具成居雲山下巖就羅縵小聊
蔽風雨父為郡守更歲給以糧凡客至不論高僧佛法
世法皆略目視之有僧問如何是庵主家風答云大
就羅縵屋棚澗裏藥問恁有又問即來恁如何對
懃反袂哭云苦盡親其雅趣探其幽旨非契如之泥
亞歟

石溪佛海月禪師曰余年三十方再南聞空叟有言
二十行脚此事休也初得此語心甚不平過三聖座

元凡案問見窮大語擊雲兩語墮於光明寂照中便有歇泊地頭及登臨處有日間起像入室先師舉達磨事在熊耳因甚使徒面與余對以一點水墨兩與成龍後一日龍袖拂開面日全露遂倒跟四載然後河之南北浙之東西親師友味甘苦動轉施為未嘗向背今又三十年尚未能依傍彷彿信知此事大不容易休也二字真乏之一知識也見於示秀上人語今學者多見之而不思之可悲痛也佛智老師跋其錄云石溪未離雲頂行脚未到處要須到既見雲居開口不得處要須道就待半年如矢在弦上斤而不

自發至於龍袖拂開熱氣在的中發而不自知雖然早年見松源于北山下是此話已行若謂開得口後方有此錄則後猶欠石溪一錘在烏犀佛海親證佛法門於斯見矣語雖多大有控入入處不可不王孔大根州徑江人太學博士亦合猶子年二十歲出燕上春官不悅辛亥歲然於古塔寺之風烈好剪髮依前之辟支慈主立以修社多行已而人有知者益上絕與前非居少人亦勸勒不出甫二載則泉南明教忠法道林居之獻頌六梵印山頭破草庵不圖遊座不空參修師別也無貪身性傲哉而也要

讀時教處於風亭通衢開接待庵孔大派派衆底折
節服勞施土對之勤為大僧改名性王教忠亦嘗有
指示之云老我居山已許時若表喫飯只隨宜于菜
將謂有奇特笑謂來家小厮兒後亦有發明江不久
挂世而寂初終與祖麟相道者略相類焉性王戰
西巖惠禪師示衆云彌勒共彌勒水銀無段分身千
百億阿彌無量長灯子天也眼生三角頭兩五熱好
未必好惡未必惡布袋頭開也腰腰離離高骨帶重
輕如毫毛重如丘山枯得便擲棄得使用豎拂子云
猶是拈竿隨天底只如彌勒末生已前如何到彌勒

承云收拾雨聲歸舊社放教秋色到梧桐題五祖六
祖像云恨殺此頭陀山磨恨不磨吾今擔頭重為汝
種松多西崑三十餘年佛鑑裏所得底拈出示人無
有滴滲漏後三十年點眼藥也

丞相鄭公清之嘗謂妙峰禪師坐定峰曰相公留
心此道還有歡喜處也無公曰且坐喫茶峰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相公作麼生公曰低聲低聲峰曰
也須子細公曰穩也拈不成畫也畫不就峰默然老
師嘗言此因識之

福州越山法深禪師本州人未落髮時已有兒女依

月密於梅黃得遊至雙徑無準一見而悟一俾
掌翰墨議者以其年少士師取焉遂上座起而云未
後一若始到翠閣山遙水遠火冷雲寒啞不廷問
眼活進退一步也大難大難始伏膺歸里居梅黃
十餘年自號雲山畊叟樵和鄭公性之尚書陳公靜
間告曰相與講道白郡致主釣紫寶祐間遷越山未
幾而逝故名不顯著

祖昌庵主不知何許人隱於天日山中結庵取陳靖
約二十餘里雙徑榮苦座嘗遊山中偶至其庵荆扉
蒼密牆壁傾斜呂頽然於路口倚杖而立雪眉霜鬚

壞衲弊履人物可貴且欣然揖入共坐榮曰不右難
無儲粟竈有餘釜心甚異焉問居山今幾年遂稱名
答曰不記年矣益奇之問糧食誰供答曰仰給陳氏
今無矣問何不行脚夫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問如何是隱者家風答曰猛虎一聲山月高
遂屏息不敢復問少焉昌出茗葉令物永嘔之公即
雙徑歷代尊宿咨嗟久之蓋嘗見典牛金盃來其言
其見前輩不翅百數矣又曰路遠且即歸明年同
道訪之已失其處豈非世出世間之異人者耶雙當
於懶殘西山亮中來也

溫陵黃允字孚中晚年喜參請知罪福嘗言昔為護國主首撰開堂疏曾受其潤筆資作懺悔疏備元物詣手供設還謝敘事簡核略云譚長老之住護國劉大卿之守溫陵允也時預計僧當趨省試開堂撰疏難逃府命之嚴潤筆貽資實出僧儲之有昔為貧而受也今如數以還之二十三年常作懷慚之客七十五稔方成了事之翁聞者嗟服

平江府開元別翁甄禪師西蜀人也初入閩見枯禪悟其機用後從遊癡絕得其至要淳祐間開法衢之南禪臘入上堂舉世尊正覺山前夜觀明星忽然悟道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拈云釋迦老子未觀明星以前不妨令人疑着既觀明星之後說出許多不才淨心肝五臟忽被別人觀破還有為釋迦老子作主底麼別翁徒有此語只知釋迦老子心肝五臟被別人觀破殊不知別翁心肝五臟又被別人觀破了也



不決限餘以刊王潮又新限人應如了也
能於有北語只味難咬法子以根王潮新限人應如
王潮新限人應如數有為難咬法子并主列難限
故今人錄音難限即星之效請出指多不卡筆必刊
懸持着而不論難限云難咬法子未難限星以前不
道又云音結一財難主具南咬來聲難難限耳以交

東福善慧院

